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何冀平

于是之人藝的靈魂（二）

于是之和夫人李曼宜住在劇院的四樓。首都劇場是人藝的專用劇院，上世紀五十年代修建，一家劇院能有自己的劇場是必須的，而在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的年月，是極難得的。這要感謝關懷文藝的周恩來總理，和有文化有遠見的北京市委。

首都劇場一共有四層，第一層是劇場、後台、排練廳，第二層辦公室，第三層圖書館等公用設施，第四層是宿舍。按理說，劇場絕不能有住戶，因為劇場有各種設置，尤其電器最多最複雜，最怕起火。但那個年月，居住、房屋是所有中國人最困難的家事。本來，按照于是之的藝術成就，他完全可以搬到史家胡同新建的北京人藝宿舍，在那裡分一套單元房，不知為什麼他沒有，我想，一定是他讓給了別人。

劇本組的編劇都是男的，只有我一個女性，又比他們年紀小，男哥兒們聚會喝酒不便帶着我，但我都知道，他們的聚會就是去四樓，于是之的家。至今後悔，我錯過了多少次有趣、交心的聚會，錯過了多少次藝術和心的交結，于老師只有在那個場合，面對他最喜歡的編劇們，才會說出他的心裡話和他對藝術理解的真諦。

但是，去萃華樓一定有我。離劇院不遠是北京名飯莊「萃華樓」，于老師時不時會在那兒請我們吃一頓，他出錢，因為他掙得多，其實多不了多少，我們心安理得地吃「大戶」。那時候北京飯館少，吃飯的人多，常常沒有位子，得站在一邊等，我們就推于老師往前站，希望有人能認出這位大演員，給點便利，可惜沒有用。我們訕笑于老師：「你不行，要是劇院某某（當紅女演員）來了，飯盆一伸，一勺子溜肉片兒，一勺子爆兩樣兒！」于是之扁扁嘴，無可奈何地笑笑，講個笑話。說是劉心武去飯館吃飯，別人介紹，這位就是寫《班主任》的，大師傅似懂非懂，哦，哪個學校的班主任呀？劇本組親熱溫馨自在隨意，在于是之當組長期間，幾部經典劇本就在這樣的氣氛中產生出來。

我要寫《天下第一樓》一個講烤鴨子的劇本，這讓于是之很擔心，他說：「說實話，我聽了頗感意外，甚至有些躊躇不安，這麼年輕的女孩兒家，這個題材拿得下來嗎？又能寫出什麼新鮮的意思來呢？但我還是同意了，並違心地說了幾句這個題材有前途，很新鮮之類鼓勵的話……」

我很敏感，可一點兒也沒覺出他說的是違心話，過了好多年才醒悟，為了不忍心打擊我，他動用了演技，他可是大演員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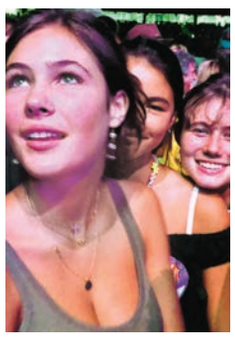
此山中 鄧達智

本家不讓曝光小美人

Christy Turlington 與 Ed Burns 夫婦有共識，在兒女十六歲前盡量不讓其在媒體，甚至社交平台上曝光。父親是知名演員/導演，母親是一代Most Beautiful Woman而且是時裝歷史上至負盛名模特兒之一，如何保障兒女不讓曝光，並不容易。

電影歷史上名利雙收，影響幾代人的《The Sound Of Music》（仙樂飄飄處處聞）其中著名一幕；初長成長女情竇初開，與男友在花園玻璃屋內載歌載舞唱出名曲《I Am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道出西方人標準，十六歲可公諸於世，甚至接受開始談情說愛。Burns夫婦在周前女兒剛滿十六歲後，在社交平台正面登出Grace Burns（見圖）的照片。

在此，除了未滿十二歲之前被狗仔隊在路上偷拍，亦曾出現在《Vogue》及其他報刊家庭專訪；往後即封鎖兒女面孔出現媒體上，甚至申請禁制作出保障，大家只能在背面，或側面瞄得幾分Grace及小兩歲弟弟Finn的臉龐。



Christy 超模姐妹 Cindy Crawford的女兒Kaia十二歲時偶然出鏡，讓傳媒驚為天人，十四歲開始偶爾接觸模特兒工作，十六歲放棄學業，今年十八歲已經成為新一代超模界一員，大家不禁問哪個超模的下一代可接棒，Christy的女兒會否步母親後塵？

從過去幾年Burns夫婦維護女兒、拒絕曝光的決定，這個機會不大。Christy十四歲被星探發掘，被邀接觸模特兒行業，十六歲開始在下課後參與工作，卻瞬間爆紅，至十八歲中學畢業，已出現在眾多雜誌封面，年薪過百萬美元。大紅大紫的神話過後，二十六歲決定離開超級名氣團隊回歸校園，Christy肯定自己運氣好，卻質疑父母是否太早讓其入行。這點看來，她並不熱衷女兒步其後塵。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本家長女Grace可有條件進入這個青春與美貌並重的行業呢？

面相並非Christy下巴尖尖的倒三角形，五官也沒有母系的拉丁美洲味道，卻貼近父親Ed Burns的愛爾蘭長相；鵝蛋臉形，卻擁有Christy過去至大賣點猶如玫瑰花瓣的雙唇。未必有母親1米78的高度，十六歲1米72，條件不差，是個不折不扣且知性的小美人。Burns家的女兒大概不會進入母親之前的行業，聽聞讀書成績不差兼對Christy創辦的公益事業Every Mother Counts更感興趣，相信作為母親，Christy將會更樂意女兒繼續唸書及繼承她服務社會方面的積極。

發式生活 余宜發

始終還是這裡好

日前聽到電台的新聞報道，說在英國有三十多個人，可能因為偷渡隱藏在貨櫃車內的冰箱很久而賠上性命。這個悲慘的故事，當我聽到的時候感到十分哀傷。我的哀傷其實也帶有一點感受，很想在這裡跟你們分享。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不同國家的人，也很嚮往外國生活，特別是想到一些發達的國家生活，便會千方百計、絞盡腦汁為求可以移民到那些地方，又或者就像這一次的意外，便可能是利用偷渡的方式進入別的國家。

雖然我沒有選擇不合法的途徑，但很多年前，也因為想到別的國家看看，便選擇去到加拿大求學，然後找工作再留下來生活。當然我沒有那種很強烈希望可以跑到別處的想法，但總會覺得在別的地方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藉此眼界大開，就正如很多人也會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雖然說來老調，但絕對正確。憑着自己多年來在加拿大生活的經驗，我可以很坦白地跟你說，沒有一個地方好過我們中國這片土地，香港更加是我成長的地方，更加有親切感。為什麼我會這樣說，雖然現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坦白說，其實不多不少總會遭遇到一些種族歧視的情況。就正如美國及加拿大，他們有對種族歧視的條例，而且懲罰也非常重，但這種情況偶爾仍會出現。

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年前，有次到美國旅遊跟家人團聚，某個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我們大概五六個人，沒有駕車，只徒步到附近的超級市場逛逛，當我們途經一間商店，而商店門外坐着數個外國人，有男有女，他們突然用粗口鬧我們，內容大概是：「你們這些中國人為什麼來這裡？快給我滾。」而我們也沒有作聲便行過了，但心裡卻有點難受，畢竟我們在北美洲也生活了一段長時間，這種情況還是首次遇到，只有一點無奈，還可以怎樣做？莫非報警告他們種族歧視？但沒有這樣做，我們中國人的美德之一，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果便跟着吞入肚裡去。

其實除了這次遭遇之外，我也經常會到別的國家旅遊，當然在旅遊的過程當中會很享受及開心。就正如每年到外國探望家人，也會很珍惜每天的相處時間，也有點不想回香港，但經過一段日子之後，也會跟自己說：「留在這裡的日子也差不多，是時候回去香港。」還是很想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香港，這個對全球來說，沒有其他可以比得上的獨特地方。在此，希望在英國發生這次的不幸事件的每一名死者，也可以得到安息。

隨想國 興國

白果的滋味

白果的滋味如何？前些日子，在快餐店聽到兩位長者的短暫談話，其中一位說，又吃白果了。長者的意思，是說他下注在足球比賽的賭博裡，一場也未中。還好，長者說只輸了幾十元。想來長者是小賭怡情了，偶而吃吃白果也不沒什麼大不了的。

長者吃白果的感嘆，倒是勾起自己對白果滋味的回憶。讀小學時，曾經寄讀在一個開清粥小店的人家裡，每天半夜兩點，店家的家人都準時起床，磨粉的磨粉的，熬粥的熬粥。磨粉當然是為了第二天清晨好蒸腸粉；熬粥的材料，用的是腐竹和白果，那一大鍋粥，真是清香令人回味。

後來離港去唸大學，等學成返港，想再吃一碗那樣的白粥，居然吃不到了，因為白果粥全變成瑤柱粥了。鮮是鮮了，但就是缺少那清香的白果味道。想來快速煲出來而有鮮味的粥，都以瑤柱代替白果了，因為用白果熬的粥，費工又費時，在講求速食的年代，很少人會去做了。

我們稱為白果的，就是北方稱為銀杏的果實。銀杏樹的葉子，因為很像鴨的腳爪，所以又叫做鴨腳子。考古學家指出，銀杏樹在中生代時期在地球上到處都有生長，但因為第四世紀時，地球出現了大片的冰川，銀杏就消失了。可是咱們中國因為有局部地區未受冰川的嚴重影響，因此保存了銀杏的珍貴古老樹種。到現在為止，除了浙江的天目山上還有野生的銀杏之外，包括世界各地的銀杏，都是從中國引進栽植的。

秋天的銀杏樹，葉子是金黃色的，迎風搖曳時，美不勝收。現在正值秋深時分，到甘肅等地旅遊，可是欣賞銀杏最美的時光，更可吃吃烤白果的滋味，那會是一生難忘的經歷。

百家廊 王吳軍

各有其美的古代美男子

古代有不少聞名於世的美男子，他們引人注目，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和標杆。但是，古代的美男子其實是各有其美的，比如，有的美男子美在皮膚，有的美男子美在相貌，還有的美男子美在鬍鬚，如春蘭秋菊，各有其動人之處，不一而足。

張蒼是西漢初期的美男子，他不僅美在相貌，而且皮膚尤其好。《漢書》中《張蒼傳》記載說，有一次，張蒼犯了罪，判了死刑，被脫掉了上衣押赴刑場斬首。就在這時，監斬官王陵看到張蒼不僅相貌端正，更出奇的是，張蒼的皮膚非常白皙而細膩。頓時，張蒼這個美男子的相貌和細白如玉的皮膚打動了王陵，王陵的心中起了惻隱之心，就急忙命人不要斬殺張蒼，然後，王陵急忙去到當時還是沛公、後來做了西漢開國皇帝的劉邦那裡去求情，請求劉邦饒張蒼一條命。劉邦聽了王陵的請求，也覺得像張蒼這樣的美男子如果殺掉了也實在可惜，況且張蒼犯的只是很小的罪，不至於斬首。於是，劉邦就赦免了張蒼。張蒼因為是美男子的緣故而死裡逃生，實在是一件幸事。

崔琰是三國時期的美男子。陳壽在《三國志》中用「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這十二個字來描寫崔琰之美。從這十二個字的描寫中可以看出，崔琰這個美男子是一個成熟男人的莊重之美，而不是奶油小生那樣的綿柔和溫順。崔琰的鬍鬚有四尺長，這足以令人羨慕。而且，崔琰不僅相貌好，而且才華出眾，更難得的是他為人清正廉潔，辦事公正，不諂媚，不冷傲。

在三國時期，崔琰是曹操手下有名的謀士和十分能幹的人才。有一次，匈奴使者來拜見身為魏王的曹操，曹操害怕自己的相貌平平而不足以對匈奴使者有威懾力，因此，曹操就讓相貌出眾的崔琰穿上魏王的衣服接受匈奴使者的拜見，曹操則提着刀站在崔琰扮演的假曹操的身後，事後，曹操派人去問匈奴使者：「你們說說魏王的相貌和威儀如何？」匈奴使者說：「魏王確實相貌出眾，不過，站在魏王身後的那個提刀的人英氣逼人，他才是真正的儀表不凡，是天下真正的英雄之人！」

其實，美貌歸美貌，氣質歸氣質，美貌和氣質是兩碼事。曹操雖然相貌平平，但是，他的眉宇之間以及渾身上下都瀰漫出一股氣宇軒昂的氣質，令人心生敬仰，為之嘆服。所以，美貌和英氣一比較就顯現出差距來了。因此，江山是有英霸之氣的英雄打出來的，不是美男子美出來的。

三國時期，還有一個美男子名叫何晏。何晏這個人是個名副其實的白面書生，他長得模樣俊秀，白白淨淨的，尤其是他的臉蛋，肌膚細膩，白裡透紅，紅裡透白，猶如桃花。有一次，魏國的皇帝魏明帝曹叡看着何晏猶如桃花一般嫵媚動人的臉蛋，覺得他平時肯定在臉上塗抹了許多的胭脂和香粉。於是，曹叡就想跟何晏開個玩笑。當時正是夏天，曹叡就請何晏吃熱氣騰騰的飯菜。何晏當時非常為難，他心想，這麼大熱的天吃熱氣騰騰的飯菜，這不是熱上加熱嗎？可是，這是皇帝賜的飯菜，不能不吃啊。於是，何晏只得遵命，坐在那裡吃着熱騰騰的飯菜，很快，何晏的身上就是大汗淋漓了，他忍不住撩起衣襟去擦臉上的汗水，白嫩的臉上依然是粉嫩如桃花，嫵媚之色絲毫未減。魏明帝曹叡在一旁認真看着，這才知道何晏的臉蛋如桃花一般好看是天生之美，而不是胭脂和香粉塗抹出來的。

西晉的時候，有三個美男子幾乎是家喻戶曉。一個名叫潘岳（潘岳，字安仁，民間稱其為「潘安」），一個名叫夏侯湛，還有一個名叫衛玠。三個人都是在乘車外出的時候常常引起許多人的圍觀。《晉書》中的《潘岳傳》中說，潘岳在乘車出洛陽道的時候，他乘坐的車子被女人們手拉手圍在中間，那些喜歡他的女人們爭着把許多的果子投到他的車上，因此，留下了「擲果盈車」的故事。衛玠的身子弱，人們聽說他是個美男子，都在他外出的時候爭相圍觀，人們圍觀時的擁擠和衛玠被圍觀時的勞累使得衛玠在二十七歲的時候就早早去世了，史書上說的「看殺衛玠」就是說的這件事。

北宋的時候，蔡襄因為相貌出眾而且留着一副美髯而成為引人注目的美男子。當時的皇帝、宋仁宗趙禎非常喜歡蔡襄的美髯。有一次，宋仁宗和蔡襄在閒聊的時候對蔡襄說：「你的美髯實在是太好看了，只是不知道你晚上睡覺的時候是將這美髯放在被子外面還是放在被子裡面？」皇帝的這個問題讓蔡襄一時無法回答，只是含糊其辭，沒有明確告訴宋仁宗。

回到家裡後，蔡襄想着宋仁宗的問話，心裡依舊很不安。晚上睡覺的時候，蔡襄的心裡還一直想着宋仁宗的問話，這個問題他一向沒有留意過，平時根本沒有想過把美髯放在被子裡和被子外的問題，反正就隨意放着就是了。蔡襄躺在床上，他想着宋仁宗問的問題，就把美髯放在被子裡面，可是覺得很彆扭，他又把美髯放在被子外面，也覺得很不舒服。於是，為了美髯放在被子裡和被子外的問題，蔡襄折騰了整整一晚上，沒能睡着覺，連他自己也糊塗了，這平日裡睡覺是把美髯放在被子裡了，還是放在被子外了？實在想不起來。

其實，一個留着美髯的美男子在睡覺時是把美髯放在被子裡面還是放在被子外面，這根本不必考慮，只要睡覺能睡得香甜就行，何必管它放在了哪裡呢？在有些事情上，不必太在意。皇帝宋仁宗只是隨便問了蔡襄一句話，蔡襄將其太當一回事了，以至於成了心病，睡不着覺，實在是自己折騰自己。做人不能沒事找事，不能把可有可無的小事當成大事，這樣太累，真的不值得，也沒有必要這樣沒事瞎折騰。

古今談 范舉

默克爾全身顫抖引起的變局

德國的女強人、64歲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6月份和7月份接見外賓的時候，因為站着時間太久，出現了全身顫抖不止的現象。健康衰退的原因，使她不可能繼續擔任德國總理了。一向以來，默克爾的強硬姿態，使她成為了歐盟的天然精神領導人。

從影片中看，默克爾的3次顫抖發生在同類的外交場合，都是站着的時候出現的，來得快、去得快，而且都是表現為全身肌肉的抽動。這種情況顯示，默克爾的顫抖比較類似於「肌震攣性癲癇發作」的症狀。年長且新近發作者則多有器質性病變，需要進一步檢查。患者因為精神壓力、環境氣候，以及睡眠、營養和水分不足，皆可為誘發因素。

默克爾曾經承認，全身顫抖可能與她過度操勞有關。默克爾說，自己就像「睡眠駱駝」，可以連續5、6天睡得非常少，然後把睡眠囤積起來，一口氣睡10～12小時。

默克爾寧願承認自己患上了脫水症，也不願意承認自己膽囊結石發炎。根據香港的醫生說，許多中國病人，在60歲以上，膽囊會儲存並且濃縮膽汁，在膽汁沒有流動，逐漸變得濃縮的情況下，容易從結晶變成膽沙，膽沙聚在一起就變成結石，結石會愈來愈大且可能發炎，演變成慢性膽囊炎；若結石阻塞膽管，塞到出口就會變成急性膽囊炎，甚至演變成更嚴重的急性膽管炎、胰臟炎、肝炎。

年紀大的病人會因為患上膽囊結石發炎，初期的病徵，胸骨對下不會發生劇烈的痛楚，但會出現全身顫抖的現象，顫抖一會兒就會好轉。直到膽囊結石發炎發生惡化，出現了敗血症，就會有性命危險。現在可以通過剖腹或多孔微創，進行切除膽囊手術，術後可進食，隔天就可以出院。很可能默克爾是工作狂，她很不願意入醫院留醫。

無論如何，默克爾已經宣佈，到她的總理任期結束，她就會離開政壇。這無疑是歐盟的重大損失。德國幾乎沒有政治人物，可以成為歐盟的精神領袖。現在唯一可以接替默克爾的角色，就是法國總理馬克龍，馬克龍主張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歐盟，要建立歐洲的軍隊，要擴大歐元在國際結算貨幣中的角色，要發展歐洲的強大的金融服務體系。馬克龍反對歐盟將英國脫歐延期3個月的提議，這使得英國有更大機率要到上個月31日截止期到來前的最後幾個小時，才能知道是否可以延期脫歐，甚至有可能無協議地脫歐。愈來愈多跡象顯示，馬克龍愈來愈像第二個戴高樂。

很明顯，馬克龍很想繼默克爾之後，扮演歐盟強人的角色。特別是他主張自由貿易、多邊主義，還認為應該加強同中國的國際事務的合作，加強法中經濟貿易的關係，採用華為的5G通訊技術等。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並不希望歐盟走向強大，採取了分拆歐盟的政策，大力支持英國首相約翰遜較快脫離歐盟的步伐，削弱歐元，以免歐元威脅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

因此，默克爾全身顫抖而退休的事件，其後續影響相當廣泛，馬克龍當時得令，立即填補了歐洲歷史的空缺，而且單邊主義、宣佈要向歐盟大加關注的特朗普，也間接扶起了馬克龍。

歐洲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將走馬燈一樣更換，這是一個紛亂的時代，歐洲其他各國的形勢無法出現強有力的英雄，乃使法國的馬克龍脫穎而出，時也運也。

演藝蝶影 小蝶

憶故人

關於「歌仙」陳歌辛的故事，中英劇團的藝術總監張可堅最近導演的《人生原是一首辛歌》，便是把陳歌辛的一生編成的舞台劇。

我坐在觀眾席上幾近三小時，一邊看劇，腦海中一邊想着在我生命中走過的數人。

我想起陳蝶衣先生。陳老先生一角在劇中出現，是陳歌辛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創作搭檔。前者填詞，後者作曲，《鳳凰于飛》、《前程萬里》便是他們的合作品。忘記了多少年前，我在一個飯局中坐在陳老先生身旁。我們因為彼此的名字都有「蝶」字而覺得特別有緣。陳老先生大名鼎鼎，卻如一位老爺爺般可親。我很榮幸認識他。

我想起林年同老師。劇中有大導演吳祖光的角色，那場戲講述他與陳歌辛合創周璇的名曲《莫負青春》。吳祖光、《莫負青春》、《風雪夜歸人》……都是我從林老師教授中國電影時認識的名字。林老師是香港有數研究中國電影的學者，並且是電影理論家。可惜天妒英才，病逝時才四十多歲。倘若他仍在的話，香港的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應該有更大的發展。

我想起黃奇智老師。黃老師是電視編導、電視製作科講師、畫家，更加是國語時代曲的專家，曾在電台主持專門播放國語時代曲的節目。他非常愛談國語時代曲年代的人和事，多位劇中出現的歌星都是他的朋友。他曾經為百代唱片公司重新將那班著名歌星的舊曲再編錄多輯CD。我也喜歡那些歌曲，所以與他特別投緣。他退休後，獨居偏僻郊野創作。數年前的一天，我到他那三層村屋探望他，陪了他一整天。我看他習畫，聽他說他的故事，請他吃了午餐和晚餐。數月後，他與我通電話，說想到日本畫櫻花，但朋友們都因他健康欠佳而反對。我卻鼓勵他去做他覺得開心的事情，他很高興我支持他。不過，他最後沒有起程，我收到的是他離世的消息。

我想起梁舜燕女士。劇中周璇唱了《不變的心》，我是從舜燕姐口中認識這首歌的。她告訴我她結婚當晚在婚宴中演唱了周璇的名曲《不變的心》，以證她對其丈夫阮黎明先生（Uncle Bill）的心。她還加上了一句：「看我多麼不懂得害羞，在大庭廣眾下竟然這樣向丈夫表達愛意。」我當時這樣回答她：「不是呀！我覺得你很具膽識，且有真性情呀！」現在，舜燕姐可以在天家每天唱這首歌給Uncle Bill聽了。

我想起陳鈞潤（Rupert）先生。劇中飾演陳歌辛兒子陳鋼是Rupert的兒子陳雋騫。Rupert曾是中英劇團的主席而且改編了多個作品，兒子又為「中英」演戲，他改編自《傲慢與偏見》的《初見》明年一月便上演了。可是，他看不到了，也許他會在天家與天使們一起看吧。

我想起了我的父親。他是我認識國語時代曲的啟蒙老師。他教我唱《義勇軍進行曲》、《歌唱祖國》、《東方紅》，但他也愛《明月千里寄相思》、《月圓花好》、《永遠的微笑》。小時候，我常常聽他唱這些歌曲。耳濡目染之下，我也愛上這些老歌……現時，每次聽到《明月千里寄相思》和《永遠的微笑》，我的雙目都會濕潤起來。

在《人生原是一首辛歌》的最後一場戲，劇中的陳鋼在演奏《永遠的微笑》時憶起了他的父親陳歌辛，飾演陳鋼的陳雋騫在那一剎那應該憶起他的父親陳鈞潤吧？而坐在觀眾席的我，聽到了《永遠的微笑》的琴聲，憶起了父親的微笑，我淚流披面了。